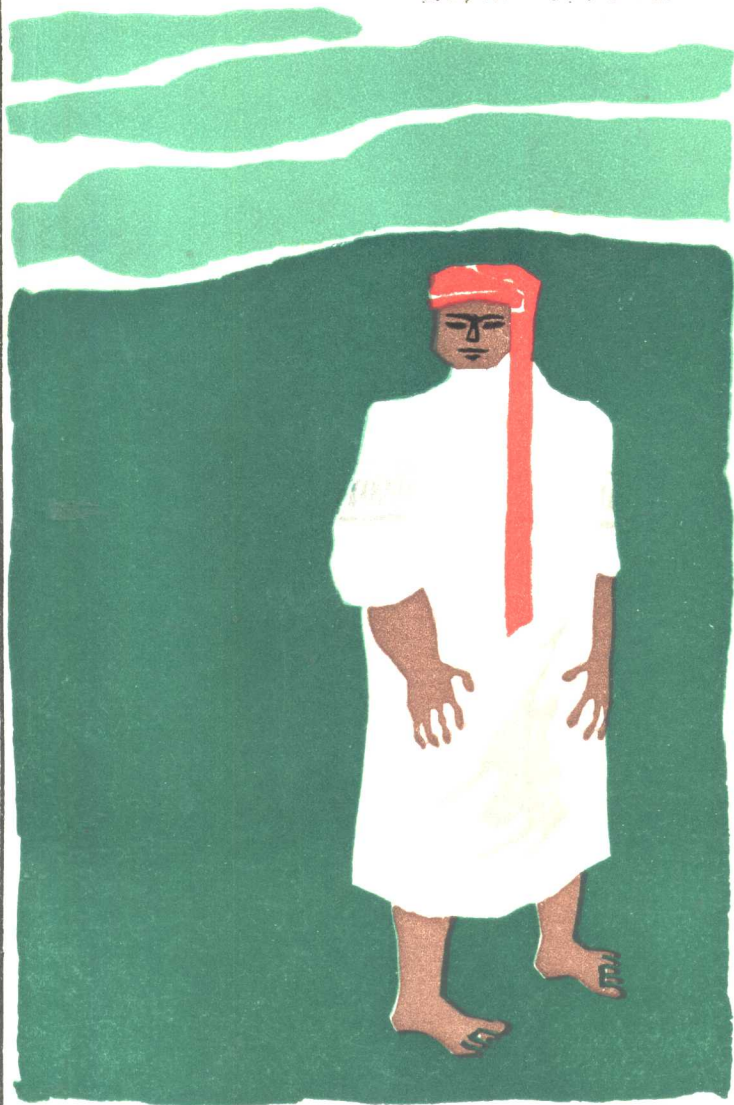


养身地

豪尔赫·伊卡萨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厄瓜多尔〕豪尔赫·伊卡萨 著

养身地

林之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rge Icaza
HUASIPUNGO

本书根据 Editorial Losada,
S. A. Buenos Aires, 1960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养 身 地

〔厄瓜多尔〕豪尔赫·伊卡萨 著
林之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3 1/32 印张 6.625 插页 5 字数 149,000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300 册

书号: 10138·626 定价: 1.35 元

前 言

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的著名小说《养身地》讲的是拉丁美洲三千多万最早的居民和真正的主人——印第安人——的悲惨境遇。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可以简单地用两句话来作一概括，即：它是对不公正社会的控诉，然而却并非出自受虐者之口；它是要求生存权利的呼号，然而却并非发自当事人的肺腑。

小说的这一特点是由其产生的时代及社会和政治背景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自从奉西班牙君主之命寻找抵达东方的海上通道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于一四九二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以后，接踵而至的大批欧洲人——其中包括许多冒险家和罪犯——在把旧大陆的文明带到那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去的同时，不仅疯狂地摧毁了当地已经相当发达的文化，而且还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了野蛮的、灭绝人性的屠戮。那些侥幸逃出这一历史浩劫而生存下来的民族和部落，要么沦为外来殖民者们的奴隶，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在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下挣扎；要么栖身于荒漠的丛莽和山林，在贫穷、落后和极端愚昧之中默默地生息和繁衍。

到了本世纪初,以秘鲁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895—1930)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提出了一连串维护拉丁美洲原始文化、保护拉丁美洲原始居民并使他们参与现代社会生活和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主张,即所谓的“土著主义”思想。这一思潮在拉丁美洲西部安第斯山地区印第安人聚居的国家里有着广泛的影响,并在文学上得到了反映,其最优秀的代表是玻利维亚作家阿尔希德斯·阿尔盖达斯(1879—1946)的《青铜的种族》(1919)、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伊卡萨(1906—1976)的《养身地》(1934)和秘鲁作家希罗·阿莱格里亚(1909—1967)的《广漠的世界》(1941)。

这类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被称之为“土著文学”的作品产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外来势力开始对拉丁美洲进行经济侵入和军事干涉的时期,明显地具有“干预文学”的特点,除了针砭社会时弊和抨击对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印第安人残酷剥削和压榨外,还普遍地提出了鲜明的反帝口号,常常把“美国佬”一词作为贪婪、粗暴和残忍的象征,因而政治色彩极其浓重。然而,由于这些热衷于发掘印第安人题材的作家们并非出自于自己描写对象的种族,其大多数不过是站在远处的旁观者,通过休假式的短暂旅游了解到一些情况就自以为抓到了问题的实质,然后立即以那些受尽凌虐的人们的代言人的身份发出愤怒的抗议呼声。不过,这些作家们的肤色、情感及社会地位和处境决定着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更多的是出于同情而不是因为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有着同样的切肤之痛。尽管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抨击非常愤激,尽管他们满怀着给予受压迫者以最大支持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不过是从局外人的角度、居高临下地、以保护者和救世主的态度来看待和谈论那些默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

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因而，他们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可怜而又可悲的，至多只能唤起人们的些微怜悯之情，有时甚至还会让人感到可恶。这些作家和他们极力维护的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就其实质而言，说到底不过是仁慈的主人及其奴仆之间的关系罢了。他们越俎代庖地代表印第安人提出的抗议和要求，其实并未能被印第安人理解和接受，因为他们忽略了，几百年来，这些人一直生活在野蛮的殖民统治之下，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根本不具备理解和接受的条件，因此也就更说不上会做出什么反响。此外，主题、格局等方面模式化的倾向，也往往影响了这类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发挥。

从艺术手法上来看，土著文学的一大共同特点是语言的非规范性。这类作家更注重语言的天然形态，藐视语法、修辞，大量搬用印第安人的民族语言词句，以期通过他们那如泣如诉的语言节奏、谦恭卑屈的言词语句和吞吞吐吐的讲话方式来表明印第安人的人格丧失。另一方面，这类作品在人物的刻画上色彩显得过分单一，善与恶两个敌对的方面营垒绝对分明，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常常缺乏应有的感染力。

土著文学并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只是伴随本世纪初在拉丁美洲兴起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而出现的一股文学潮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可以说，它的时代是短暂的，但却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仅其历史地位和功绩是不容否认的，而且至今还有广泛的影响和众多的读者，因为它毕竟是主动地承担起了改造社会的使命，视“揭露和战斗”为己任，正确地揭示了社会现实，特别是各阶层人民之间的阶级关系，打破了那种以为印第安人的生活中充满着诗情画意和神奇色彩的迷梦，告诉人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诸方面还处于极其落后

的状态,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解决种种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这些作品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珍贵的社会学文献。

豪尔赫·伊卡萨出生于一个有着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家庭,青年时期生活清苦,曾经攻读医学专业,但未及毕业就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了厄瓜多尔国家话剧团,边演戏边从事剧本创作。一九三四年,他以小说《养身地》一举成名,得以跻身于拉丁美洲优秀文学家的行列,被誉为厄瓜多尔最杰出的作家和拉丁美洲土著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伊卡萨曾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一位有着明确政治倾向并始终如一的作家。他主张文学应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并认为拉丁美洲,其中当然也包括厄瓜多尔在内,需要的是一种战斗的文学。《养身地》及其以后的作品,诸如《在街头》(1935)、《混血人》(1938)、《半生浑噩》(1942)、《泼皮罗梅罗·伊·弗洛雷斯》(1958)、三部曲《被蒙骗的人们》(1972)等,都是他的这种文艺观点的具体体现。伊卡萨的其他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小说六篇》(1952)、《陈年旧事》(1960)和剧本《不速之客》(1928)、《无名的喜剧》(1929)、《哪一个?》(1931)、《灾殃》(1936)等。

《养身地》发表后的第二年就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得拉丁美洲小说一等奖。以后,该作品在拉丁美洲各国一再出版,时至今日已经很难确切知道到底出过多少版本、发行了多少册,并且据称已有三十多种其他语言的译本。

《养身地》最初只是一部约合三、四万中文字的中篇小说,后来几经补充,才具备现在的规模。它的标题是 Huasipungo,系印第安人使用的克丘亚语。这个由 huasi(家)和pungo(门)两个部分复合而成的词,指的是庄园主作为劳动报酬划分给每个印第安家庭的一小块土地。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仍属庄园主,印第安

人只是对其有使用的权利，可以在上面搭盖茅屋并利用在庄园主的土地上劳动之后的余暇种植一点儿粮食供自己食用。由于印第安人的温饱直接同这一小块土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自古以来就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命根子，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庄园主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使他们世代成为土地的附属品和庄园主的驯服奴隶。伊卡萨正是通过由于庄园主和印第安人对这块土地的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再现了本世纪初发生在厄瓜多尔的普图马约地区的一次对印第安人血腥屠杀的真实事件。

《养身地》的情节比较简单，故事围绕着以阿尔丰索·佩雷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以安德列斯·奇里金加为代表的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铺展开来，最后以印第安人全部惨遭屠杀而结束。作者在从各个角度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狡诈、凶残、暴虐的同时，对广大的已经变成为会说话的活工具的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寄以深切的同情，并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觉醒、能够奋起为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在印第安人的反抗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之后，可以看出，作者是强忍着悲愤，以诗的语言和象征的手法预言着斗争并未结束：“天亮以后，如同梦境一般，在那断壁残垣、瓦砾灰烬和余温尚存的尸体中间，伸出了无数瘦削的手臂，犹如美洲高原的寒风掀起的麦浪，发出钻心刺骨的呜咽。”伊卡萨通过这部作品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以白人为主并同外国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反动势力——包括官吏、教会、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及其走狗们——的仇恨，从而实现了把文学变为战斗武器的主张。

《养身地》作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和政治思想条件下产生的一类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代表作，自有其不容否认的价值和意

义,因而值得向我国广大读者推荐,因为,通过它,我们能够对拉丁美洲这块奇异的土地上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矛盾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坛情况有某些了解,而它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得失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起点儿借鉴作用。

这部译稿最初完成于二十年前,但由于种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一直未能同读者见面。此次出版前,又对原来的译文作了校订,实际上是重译了一遍。对于一个人来说,二十年实在是够长的了;而一部篇幅不大的译稿竟然搁置了这么久才能送到读者手中,在正常情况下恐怕是不多见的。

译者

1985.3.1 北京

那天上午，堂阿尔丰索·佩雷拉觉得心里很不舒畅。象每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一样，他把那个悬而未决的“危及声誉”问题交给妻子和女儿——他本人必须不受牵连，让她们按女人的本能与直觉去处理，把门一摔，骂骂咧咧地从家里走了出来。他那铁青的脸——原本由于饱受安第斯山谷的风吹日晒而红光光的——只是随着自己的火气在街头的喧闹声中逐渐平息才慢慢恢复了常色。

“不行。事情不能就此算完。不能因为一个十七岁的毛丫头有失检点，上了坏蛋和恶棍的当，而弄得大家脸上无光。大家……我嘛，是上流社会的绅士……我老婆又是教会监察……我的姓氏……”堂阿尔丰索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望着擦肩而过和迎面走来的行人。然而，他的脑袋里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可以把这一切巧妙而又堂而皇之地遮掩过去的万全之策。好可怜的脑袋啊。这是怎么了？噢！原来一切计谋全都滞留在拳头中、哽塞在嗓子眼里了。

“妈的。”

他心情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起了债务：欠着胡里奥·佩雷拉叔叔、主教先生、银行的现金，欠着国库收益及房地产税款，

欠着市政府……“这个捐，那个税。该死的捐税。谁来缴？谁来纳？谁……？都是我的钱！五千……八千……利息……钞票不能要多少有多少啊。不——能——……”堂阿尔丰索心里这样嘀咕着穿过马路，完全被那个如同戏谑的魔影一般的问题给缠住了，“钱能凭空而来吗？能象吗哪^①一样从天而降吗？要不……”这时候，一辆价值连城的流线型汽车撞到了他的身上，喇叭的狂叫和煞车的巨响把他的心事一扫而光。当汽车紧贴着他的身体戛然停住之后，他在侥幸脱险的惊恐之中，看到从那辆差点儿把自己在灰色路面上碾死的汽车里伸出一只手来，亲热地冲着他打招呼。会是谁呢？也许是要道歉吧？要不就是呵斥一顿？那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以很随便的口气吩咐道：

“过来，上车。”

真是在劫难逃。那人正是他的头号债主胡里奥叔叔。他只好乖乖从命，只好走过去，只好强做笑脸。

“您……？您可好，叔叔？”

“我差点儿把你轧死。”

“没什么。既然是您……”

“上来吧。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得谈谈。”

“好极了，”堂阿尔丰索说着装出高兴的样子爬进汽车，在那位有权有势的亲戚身边坐了下来。此人身高体胖，头发花白，眉毛浓重，目光咄咄逼人，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嘴唇干瘪而苍白，讲起话来爱说“你们”、“我们”，很象是秘密帮会的成员或者商店里的伙计。

① 《圣经》故事中的“神赐食物”。据《旧约圣经·出埃及记》记载，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时，在旷野中断绝了粮食，遂有白色芫荽子状物自天而降，众人不识，相互询问“吗哪？”（希伯来语，意为“这是什么？”），故而得名。

只是在走进老佩雷拉的私人办公室之后，两位绅士的谈话才变得有趣而坦率。那间办公室门上镶着霜花玻璃，里面有一张堆满文件和卷宗的大写字台，四角摆着橄榄绿的卡片柜，几张宽大的沙发可供这位大庄园主舒舒服服地坐着宰割无数精心筹划的契约、合同的牺牲品，墙上挂着出自一个叫什么米德罗斯的先生之手的名为《耶稣之心》的巨幅油画，那个同富丽的现代化陈设极不协调的古旧木头衣架，可想而知，除了用来挂帽子、大衣和折伞之外，还是人们议论、揶揄和取笑的对象。

“就是这样……我亲爱的侄儿。”

“嗯。”

“三个星期以前……”

“就有一张借据到期了……最大的那一张……”堂阿尔丰索心里盘算着，不由得忧虑而茫然不知所措地打着寒战。然而，老头子却一反严厉的常态，眼睛里闪动着希望的光芒，接着说道：

“已经二十多天了。你有一万苏克雷^①的亏空。我没有对你起诉，因为……”

“因为……”

“好了。因为我们手头有一项可以让大家全都暴富起来的计划。”

“嘿……嘿……嘿……”

“真的呀。你应该知道，我们到你的庄园古奇坦堡去考察过了。”

“考察？”

“那种荒废的景象让人见了都心疼。”

^① 厄瓜多尔货币单位。

“我在这儿的事情……”

“这儿！已经是你应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老头子以慈父般的规劝口气说道。

“噢！”

“你要是肯听我和恰皮先生的话，也许还能有救。”

“恰皮先生？”

“他是厄瓜多尔木材开发经理，一个资产雄厚、无所不能、同外国富翁联系密切的绅士，一个动动指头就能摇撼世界的美国佬。”

“美国佬，”堂阿尔丰索又惊又喜地重复道。

“在你的庄园里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和他一起到森林里看了看，发现有优质木材，就象桃金娘、毛地龙、黑桂、维尔木、板杉等。”

“噢！”

“我们可以向全国的铁路线供应枕木，还可以出口。”

“出口？”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不是。我觉得美国佬在那边闻到了石油味儿。大约一个月前，《日报》上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谈到东部山区石油蕴藏量极为可观，把那儿同巴库相提并论。我不知道确切提的是什么地方，但报上是这么说的。”

堂阿尔丰索尽管有点儿茫然，还是点了点头，仿佛心中早就有数似的。

“对我们来说，这可是极大的福音，尤其是对你。恰皮先生答应提供你我无法弄到的机器。你的庄园是那儿的中心要地。在确信可能进行并看到必要的改进之前，他是不会采取任何行

动的，绝对不会。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也赞成。”

“噢！这么说……我必须改进一下喽？”

“当然！要修一条汽车路。”

“汽车路？”

“修在你的庄园和小镇之间的沼泽地上，没有多长。”

“好几公里。”

“最讨厌的地段！永恒的障碍！”老头子板起面孔吼道。

“不，没那么严重。”

“他还提出一些别的要求，不过我觉得无关紧要，而且也容易办到。比如买下菲洛科拉莱斯和瓜马尼森林。啊！还有清除河边的养身地①，不用说，为他们修住宅。”

“一下子要办这么多事情？”堂阿尔丰索嘟囔道，对即将面临的无数问题犯起难来。作为真正的“大老爷，先生”，他一向是坐享现成的。

“不定期限，什么时候完成都行。”

“还有钱……”

“有我呢。我来帮你。咱们搞一个股份公司，一个小小的股份公司。”

对这个无所事事的庄园主来说，这才是最有说服力、最让他宽心的事情。于是他脸上露出激动的笑容，大着胆子问道：

“您？”

“对，是我。你对这类事情感到懊头，因为你已经习惯于坐收管家和家奴的贡品。可那微不足道得很。”

“那……”

① 庄园主作为部分劳动报酬而分给土著农民的小块土地，允许他们在上面盖房子和利用给庄园主干活的余暇种植自己需要的农作物。

“其后果即将显现出来。你的家底就要光了。你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

既然没有办法避开好心的叔叔的目光，堂阿尔丰索只好无可奈何地晃动着胳膊。

“不行。不能这样。你应该明白，现在不是畏缩不前、垂头丧气的时候。”

“可是您却觉得非要我亲自去办那些事情不可。”

“那让谁去？难道让死人去？”

“唉！去跟那些毫无用处的印第安人打交道。”

“在乡下，在小村镇里，有的是人力。你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对。可是别忘了，那儿的人又坏又懒，而且还迷信多疑。”

“这正好可以利用。”

“再说……养身地……”

“什么？”

“印第安人全都以一种盲目的、病态的感情死抱着那一小块由于替庄园干活才划给他们的土地。不仅如此，他们竟无知地把那块地当成是自己的产业。您知道，他们在那儿盖房子、种庄稼、养牲畜。”

“多愁善感。困难不管有多大，都必须克服。印第安人……怎么了？印第安人算得了什么？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应该是有用处的……当然……他们可以成为这项事业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提供劳力……完成工程……”

“钱能凭空而来吗？能象‘吗哪’一样从天而降吗？从什么地方去弄缴税的钱呢？”小佩雷拉常常下意识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一下子就都变得清晰起来，都……

“对。是这么回事儿。可是，工程这么大，古奇坦堡的印第

安人可就显得少了点儿。”

“你可以用我们给的钱去把菲洛科拉莱斯和瓜马尼·森林买下来。有了森林也就有了印第安人。所有的土地都是连同农民一起买卖的。”

“倒也是。”

“只要那么几百个印第安人，就足以为你把汽车路开出来了。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

“没了。”

“怎么没了？”

“我是想说原则上……”

“就这么定死了。否则……”老头子说着象挥舞锋刀利刃一般晃了晃拿在手里的几张纸，毫无疑问，那正是侄儿的期票和逾期借据。

“行。好吧……”

堂阿尔丰索·佩雷拉走出叔叔的办公室的时候，感到嘴里有一股苦涩的味道，胸中郁闷得很，真想破口大骂，真想拿起刀子去杀人。可是，他一路走去又想起了家里还有丢人的问题没能解决，于是古奇坦堡的事情所引起的绝望情绪也就逐渐消释了。确实是这样。那情绪顺着他那被玷污的荣誉的缝隙飞到了九霄云外。全都要怪对情场骗局毫无经验的女儿过分天真、过分痴情。“蠢货。我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我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她嫁给一个杂种，一个彻头彻尾的杂种。再说……那个混蛋溜了。妈的……姓什么昆巴……胡里奥叔叔说得对，说得很对。我应该投身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美国佬。他们是好人。噢！总是为我们救急。他们会给我钱。钱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当然……以前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真是个笨蛋。我要

把可怜的丫头的丑事埋葬在庄园里。等我捉住那个印第安混蛋……我老婆还可以……可以让人相信……怎么不能呢？那么圣安娜呢？还有那些熟人的家里不也是吗？哼……”他就象浪漫主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激动而神秘地想道，并加快了脚步。